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走进格萨尔文化，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莫斯卡之行，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莫斯卡快到了，我们停车看看吧。”在前面引路的莫斯卡朋友停下车，走到我的车窗外对我说。这位莫斯卡朋友是不是故意卖关子，在即将到来莫斯卡之前，让我们怀揣一个谜，使我们尽情地猜想即将要看到的莫斯卡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这位朋友满脸微笑，那份热情很真诚，他的提议把我从恍惚迷离的思绪中拽了出来，隔着车窗玻璃一看，哟！路旁是澄碧色的河水，“哗哗”地奔腾流淌，河水把一股清爽备至的凉风抛洒给我们，满眼的参天大树，很有些韵律地排列路旁，仿佛为我们撑起了一把把巨伞。在林中还夹杂着些许细竹，枝干呈金黄色，细叶颇有几分别致的造型，仿佛向世人浪漫地伸出手掌，五指有节奏地舞动。

走到河边，仰视远处是翠绿而巍峨的高山，近处是高大青翠的大树，眼前是奔腾不息的河水。河对岸有一处泛着乳白色和金黄色相间的钙化石乳石，其状很像一头大象

#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三)

或饮水，或沐浴，或戏耍，任凭想象，似乎怎样的意象，都很有几分神似。

河水没有波光粼粼的轻柔，碧玉色调，状如翡翠，水花四溅，涛声与植被相生相合，应和着东整的节奏，河两岸构成一幅幅丰韵的水墨画。河水逆向而去，一路浩浩荡荡，似乎没有喘气的时候，一路湍急，一路豪放，宛然吟诵一首清新亮丽的自然诗行，高亢一曲大自然优雅音律的乐章，所有的音符都是一色的高音，颇有些振聋发聩神韵。河两岸时而悬崖峭壁，时而丛林掩映。岩石裸露出坚硬与峭拔，石缝间却依然生长着树木，令人很自然地想起“倔强”与“顽强的生命力”这些字眼来，细心欣赏石缝里顽强伸出的树根，宛如一支支强劲的巨手，执着不屈地缠绕着青绿生命，活脱脱地把一腔高傲的心律呈示给世间，令人由衷地敬佩那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韵律，敬佩那破石而出的生命的力量。一路上精彩纷呈，有时平坦有致，地上铺满青幽幽的野草，令人生发出要到草地上静静地躺下的欲望，或自由地打滚，或屏住呼吸，静伏草地，静听大自然跳动的脉搏，感悟大自然博大的胸怀，情致激昂时，说不定还会吟出几句歪歪扭扭的诗句来。

我在康巴藏区行走了三十余年，观赏过很多村庄藏戏演出，对于这一戏种，我体会到了藏戏是积淀了藏族深厚独特的古文化精粹的艺术奇葩，有着极为特别的特点，传承在青藏高原的这一奇葩，在广大农牧区一直受到藏族人民的深深喜爱，表现着人们的生活，又代表着人们的精神，人们从藏戏中获得历史文化的优秀元素，获得祖辈相传的精神世界营养。藏戏是一种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艺术形态成熟的戏种，在广大的藏区乃至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演绎过程中，这一戏种呈现出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演艺风格多样，其风格在流传过程中，既保持了传统的优秀风格，又不断吸收当代的文化内容，呈现出

一边传承、一边创新的风貌，这在众多的戏种中，标示了相同的特征。同时，藏戏的剧种活泼多样，即便是同一个乡区，一条山沟，同一片草原，常常都能看到不同流派，不同特点的藏戏演出。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无论哪一种流派的藏戏演出，都拥有众多的情致很高的观众，众多的观众扶老携幼，他们在草地上，在山坡上聚精会神地观看，其投入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种高雅的戏剧演出，只要你置身于这些观众之中，一定会被他们的投入所感染，这就是藏戏能够得以世代相传的主要原因。藏戏的形式和风格带有强烈鲜明的民族特点，具有浓郁的青藏高原生活特征，包括以藏民族为主的其他近邻民族的生活习俗、精神内涵。

藏戏，在琳琅满目的世界民族戏剧苑里独树一帜，既有共性，也有独特的特征，它不仅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戏通过戏剧的形式，较为真实地显示了雪域高原特有族群的发展历史和精神风貌，其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文化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是社会诸学科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土壤。

我和同伴们乘坐的汽车继续在沟壑里前行，我的思绪须臾未曾停止，沿途优美的风景一直是令我驰骋思想的重要源泉，千姿百态的陡峭岩石，简直就是一座座充满阳刚之气的雕塑，唯有大自然有这样的神力，我一直受到藏族人民对藏戏的崇拜，我们常常在茂密的林中前行和攀缘，每当那些顽强生长在岩壁上的植物，婀娜多姿地伸展着碧绿而娇柔的藤蔓的时候，总会令人在内心受到某种启迪，能够从它们的坚韧与执着中寻找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在康巴藏区行走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藏戏的

根就在这片土地，在这里的每一个乡村，每一条沟，都蕴涵着珍贵的文化元素，藏戏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因素之一。在有藏戏文化之根的土地上行走，在民众中生活，我对藏戏的情感会与日俱增，我对藏戏的认识会不断加深。我像一棵小草一样，根在此地，离不开土地，吮吸土地里的营养和水分，即使远走天涯，心依然在这里，基因依然不改，我的生命和对格萨尔文化的一汪深情，永远都像一束不知名的小花在时空中绽放。

一路前行，精神世界就一路受到启迪。



# 炉城往事

——茶路(三)

肖霄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第三极之称，这块广袤的土地是连接中国内陆和印度半岛的走廊，古时茶叶便是第一次经此走向国外，而地处藏汉交界的打箭炉，便是这段艰辛西行之路的第一站。本期栏目，我们将继续在围绕茶叶这一普通而又意义非凡的农作物，追寻炉城的根本。

始于唐宋，兴于明清的茶马古道一直有着大量马帮驮队往来，当背夫们肩挑背扛，亦步亦趋的艰难穿越凶险异常的川藏古道，来到入藏第一重要茶叶集散地打箭炉之后，装载量更大的马队是茶叶继续西进的最佳交通工具。

而在进藏之前，商人们首先在茶关缴纳赋税，然后将茶叶交易。交易通常都在康定独有的集货栈、旅店、饭馆、翻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中介机构“锅庄”内进行，藏商和茶庄老板谈好价格后，便可购得边茶，随后他们立即要做的，便是将每条16斤，用竹篾包装的茶叶开封后用牛皮重新包装。

要将茶叶运往西藏乃至印度，马运牛驮是古时唯一的办法，耐磨的牛皮包装是茶叶能够经历日晒雨淋到达目的地的保障办法。缝茶最初或许是商人们想出的应急之举，但时日一长，也就自然催生出炉城内独有的一门行业——俗称“甲珠娃”的缝茶工人，以及被称为“甲可娃”的运茶工人。

康定缝茶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行业，全是一批从汉、藏地区逃荒、讨口或避难到康定的人，他们到了康定之后，无以为生，而缝茶是最好的谋生手段，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工具相对简单。一把割牛皮用的刀，不连刀柄，长约三十多公分，上尖下宽新月形；外加两根根缝皮子用的钢钉就可以了。虽然工具简陋，但当时由于路途遥远，对缝茶的工艺要求较高，因此这一行也需要耐心细致的学习。据老“甲珠娃”尼玛回忆，天资聪颖者需要2年才能成为熟练工人，而普通工人则需三年。

当时缝茶工在康定主要居住在折多河以西，以中桥为界，大至分为上、下两片，即上街、下街，工头一般的人物称为老板，缝茶工与老板之间均是以师徒关系相连。老板占有生产资料，如皮塘、牛皮等，徒弟全听老板的安排。在当时的炉城内，缝茶工人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但他们为茶叶流通却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脑力和体力结合的劳动者，缝茶工人其实是当时城市中的手工业者。而他们所服务的对象，锅庄主和藏商们，才是决定茶叶包装标准的人。由于茶叶在全藏区都是必需品，按照路途远近包装所用材料多少有差异，因此运往藏区的茶叶便有了“满包”和“花包”两种牛皮包装。

茶包缝好后，便要被搭上牛肩马背，离开打箭

炉了。以西的路上，要经过无数雪山草地和激流险滩，才能到达近千公里之外的藏区中心拉萨。在这段路途中，藏商们会沿途雇佣驮队来运送茶叶，驮队的驾驭者被称为“驮脚娃”，他们都是茶马道上沿途各地的藏民，受雇于藏区各大商会或寺庙，因路途遥远，盗匪出没，生死难卜，不少“驮脚娃”会在动身前给家人留一份“卡青”即生前遗囑，以防万一。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青藏高原的极端天气似乎已经到了人类能够克服的极限。在长达5000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有近百个驿站，要翻越多座5000米左右的极高山，要用过溜索和乘牛皮船的方法渡过多条急流江河，因此各地的驮脚娃多是短途驮运，骡马成群结队，行驶较为缓慢。

拉萨虽是藏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但沿途各地居民对茶叶都有所需求，使得由打箭炉入藏的茶道也分为南北两条走向，路途之上的官商、寺庙和土司头人都因为茶叶交易，获利甚丰。

在这条路途遥远的茶叶之路上，打箭炉既是内地茶庄老板们开市设站的最后一站，又是藏商们购置茶叶的来源之地，逐渐成为了因茶叶交易而形成的多种货物交易百花齐放的纯商业城市，而交通的逐渐便利让不计其数的人们来到这里“谋生淘金”，在清末民初，打箭炉成为了知名全国的商埠。

因为茶叶，20世纪30年代，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城市，形成汉商、藏商和外商三大商贸集团。汉藏物资大量交流，英、印货物充斥康定，据1937年初对康定的一次商业统计，川陕汉商，即有边茶、麝香、赤金、生药、皮货、布疋、绸缎、草烟、洋货、熟药、藏产品、纸张等13个行业共222家，资本总额达洋391.91万元；那时候许多内地人从未见过的英国牙刷、手表等外国货在康定已经成为居民们的生活必需品。

在时光交错中，历史的节点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兴盛几百年之后，随着运输方式的变化，茶马古道终于作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十八军进军西藏，随后川藏公路的贯通，茶叶进藏不再需要人背牛驮，缝茶、驮茶乃至锅庄这些因茶叶交易而兴盛的行业，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藏区乃至印度人们的餐桌之上，曾经在茶叶之路上发生的一切，造就了今日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川藏“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具文化价值和旅游资源价值的道路网络体系之一，穿越千年的历史让人们对其的探究永无止境。这条道路所划出的线条，如同一个个音符跃动着人类伟大的创造力，而炉城，正是在音乐的传唱中变得世界文明。

# 红色甘孜

# 长征中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三)

王佐

提出红军在康北休整部队，策应红2、6军团(即会师后的二方面军)入康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是朱德的英明决策，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一步。

1935年11月雅州战役受挫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受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普遍怀疑，四方面军表面上虽然还蒙着张国焘伪中央的阴影，但内部却在起着质的变化。张国焘也感到南下无望，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于是改变手法，摆出向一方面军干部拉拢的姿态。朱德适时对张国焘进行了劝说，使他勉强同意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6年2月中旬到3月初，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布《康道炉战役计划》和《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对外更名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正式挥师西进康北准备策应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

1936年3月，红2、6军团转战到黔滇边

界。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2、6军团：“建议你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及旧历三月初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红2、6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红2、6军团北上。朱德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北上就有把握了。”

5月20日，陕北党中央发电，对四方面军和2、6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张国焘接此电报，又迫于红2、6军团即将到来之形势，遂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终告破产。6月底，红2、6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和普玉隆，朱德亲往这两个地方迎接，并分别同两军团的领导人谈话，针对张国焘

诋毁中央的舆论，澄清事实真相。在庆祝红2、6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朱德讲话指出：“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他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把原红9军团编到二方面军中。7月初，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这是他精心考虑做出的安排：任弼时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原则性强，随总部行动，可随时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使他摆脱南下以来被张国焘排挤控制的状况，并可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张国焘仍不死心，在朱德面前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对张国焘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的宣传的。”张国焘向朱德发火，说朱德向他“进攻”。朱德始终坚持中央决定北上的方针，并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

等一起推动张国焘北上。

在各种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会合后的二、四两个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分头北上。大量史料表明，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接总部1936年6月25日电报指示后，红二、四方面军均以松潘、包座为目标，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前进。右纵队以驻防金川流域的5军及31军91师在丹巴的两个团组成，由董振堂、黄超指挥，从绥靖、崇化、丹巴出发，经梭磨、马塘、侧格、杂窝、哈龙，向包座进发；中纵队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9军、31军93师、4军12师、独立师、红军大学、总供给部、卫生部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出发，经色科、诺科、让倘(壤塘)、三湾(沙湾)、按坝(安坝)、查理寺、上让口、毛儿盖，向包座进发；左纵队由30军、骑兵师、总部五局、4军10和11师、省委党校及二方面军(含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挥，从甘孜出发，经东谷、日庆、西倾寺、阿坝、向巴西、班佑进发。除右纵队外，中、左两纵队从出发之日起即基本上在高原牧场(老红军称干草地)上开始了北上的长途行军。

# 康藏异闻

# “野狗”向克(二)

贺先奉

阿尔丹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拉姆十七、八岁，当拉姆十来岁的时候，阿尔丹老婆给他生的是双胞胎，一女一男。女儿叫且珠，儿子叫武约，七八岁了，正是捣蛋事也干的年纪。可是自从阿尔丹从山上带回了这个小伙子，年岁一样大的姐弟俩算是找到了事情做，巴心巴肝地照料起它来。阿爸说，这是一条没有人要了的野狗。姐弟俩却知道它不会是条狗，可她俩还是愿意把它当成一条小狗来看待。喂的狗都要取个名字，她俩就把它叫做“向克”，这“向克”的意思就是狼。

“向克”才来时十分胆小，天天蜷在熬茶的灶边，且珠为它铺了一个软和的窝，武约干脆在灶边用木块、石片给它垒了一间“小屋”。向克老是躲在那间小屋内，用手去拖它出来，它就咬武约的手。改用木棍去捅它，它咬住木棍不放，且珠一用力就把它拖了出来。姐弟俩把它的吃食放到离它好远的地方，然后天天、顿顿都“向克、向克”地唤它，开始它似乎听不懂，到了后来一听到“向克”，它便有了懂，赶快去找它的吃食。它一边吃，一边斜着眼睛看着且珠和武约，恶狠狠地哼个不停，

吃完了，它又赶紧一声不吭地躲进它的窝里去了。

冬天过去了，开春雪一化，这年的牧草长得格外好。阿尔丹又感谢老天不停嘴，全靠老天把雪落够了，现在草才长得这么好！一家人离开了住了一个冬天的土屋，搬到了夏季牧场，撑起了宽大的牛毛帐篷。草好，奶水的奶水多，人是惬意一点，但只要收成好就比什么都强。阿尔丹一家欢欢喜喜，把冬天的忧愁忘了个干干净净。

向克长得很快，它每顿差不多能吃半桶洗过奶桶、奶锅的水，扔给它的骨头，它都能嚼碎了咽下去。它的块头已经比山上那些狼的块头还大，灰黑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非常漂亮。阿尔丹用铁链把它拴在一根大大的木桩上，它似乎很适应，拖着铁链围着木桩转几个圈，倒下便睡。来了生人它也不像狗那样又扑又咬，抬起眼皮依然睡它的。偶尔，帐篷边有一条别处的狗路过，它也会一跃而起，但从不出声，那条狗也似地逃去，然后站在远处对着它狂叫一通，它就偏着头，呆呆地听，还是一声不响。阿尔丹一家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叫声，一家人觉得奇怪，又觉得有趣。

姐姐且珠说，向克是条狼，所以它不会像狗那样叫。弟弟武约说，向克小时候是

狼，现在长大成狗了，是一条不爱叫的狗。姐弟俩一个说是狼，一个说是狗，常常争得赌气打架。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姐弟俩约定，等阿爸他们出门去了，让向克自己来证明到底是条狼呢，还是一条狗。

有一天，阿爸走了，拉姆姐姐也走了。下午，为了找回一头奶牛，连阿妈也走了。武约飞一般地跑去赶回两头绵羊、两头山羊，把四只羊拴在用来拴牛的绳桩上。然后两人把用铁链拴住的向克拖到了羊儿身边，四只羊儿惊惧得又跳又叫，可惜就是跑不脱。向克很奇怪地看着那几只羊，慢慢地靠了过去，且珠大叫武约要用力量拉住铁链，不要让向克真咬了羊子了。这时，一只羊已经哀叫着仆倒在地了，浑身发抖。向克把鼻尖顶在羊身上触了一下，那羊挣扎着跳动起来，向克吓得转身就跑，铁链把姐弟俩拖得跌跌撞撞，跑了好远，向克才停下来，静静地望着那几只羊发呆。

武约非常高兴，因为向克并没有扑去咬羊，向克真是一条狗。且珠就奇怪得不得了，因为她记得冬天丢了羊儿就是让狼给叼去的，难道说向克真的不是一条狼？

阿尔丹一点也不知道儿女们做的事。和邻居谈起向克时心里很矛盾，熟人都说，狼就是狼，恐怕要惹祸事。还有一个人说，

干脆给向克一枪得了。每当阿尔丹看到武约和向克在草地上抱在一起打闹、嬉戏时，阿尔丹总会把武约骂上一通，要武约离向克远一点。可是当他一看到向克的那双眼睛时，他又清楚极了：向克绝不会伤害他的武约和且珠。

当姐弟俩来告诉他向克不咬羊儿时，阿尔丹大吃了一惊。他马上想到，万一向克真要去咬羊儿时，他的儿女一定会拖住它，那时它说不定就会转身来伤害他的儿女了。他对武约和且珠说，向克真是狼，不是狗。向克向克一直跟随着狼妈妈，它早就学会了自己捕食动物了，现在是在人喂养它，它就只会吃现成的，还是离它远点好，就怕那个万一。

且珠和武约却不管那个“万一”，同向克天天一起打闹。阿尔丹后悔自己干了件蠢事，打死它吧自己又下不了手，他就对家里人说他要把向克拉到山林里去放了。且珠和武约一听，一起大声说：不许、不许。向克是狼又怕什么，它又不咬人，我们天天把手伸进它的嘴里，把它的舌头拉出来它也不咬。

阿妈和拉姆姐姐一听更害怕，都说还是早一点把向克放到山上才好，不然真怕出事。阿尔丹看着向克一副温驯的样子，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向克哪能是那种饿狼？可是万一又出了事咋办？